

琼海飞侠

蓝紫著

讲述的是南宋嘉定年间海南少年葛如晦，如何从一个十二岁的秀才，成长为道教南宗金丹派一代宗师的故事。



少年大武侠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琼海飞侠

蓝紫著

少年
大
武
侠

SHAONIANDAWUXIA
QIONGHAI
FEIXIA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琼海飞侠/蓝紫著. 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2. 12
(少年大武侠)

ISBN 7-5324-5242-5

I. 琼... II. 蓝... III. 儿童文学—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68855 号

少年大武侠

琼海飞侠

蓝紫著

朱金元插图

姜明整体设计

责任编辑 彭 懿 美术编辑 侯强华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邮政编码 2000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

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

印张 7.75 插页 1

字数 122,000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6,000

网址: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: jcph@jcph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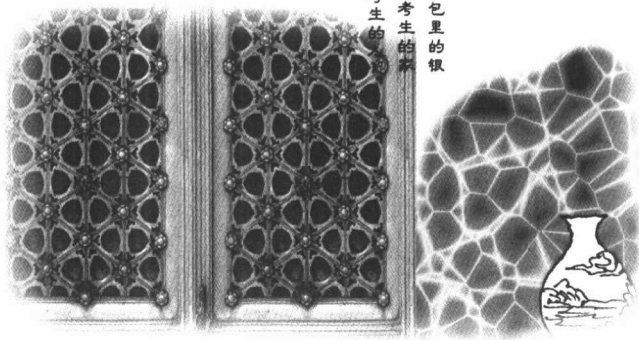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324-5242-5/1·2022(J) 定价: 11.00 元

目录

226	200	172	148	126	104	72	50	24	2
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
第十章	第九章	第八章	第七章	第六章	第五章	第四章	第三章	第二章	第一章
开派	祈雨	纷争	荡寇	刀山	火海	高飞	远走	祸起	家变

第一章·家变

子，比里面的考生更心焦。
人送考来琼，住在城里，一要操心考场里的考生，二要担心荷包里的银
乡试之年，各州各县的老少童生在里面关了三天。一些外乡考生的银
南宋宁宗嘉定元年，在海南琼州府的贡院门口，站满了等候考生的



南宋宁宗嘉定元年，在海南琼州府的贡院门口，站满了等候考生的人。

乡试之年，各州各县的老少童生在里面关了三天。一些外乡考生的家人送考来琼，住在城里，一要操心考场里的考生，二要担心荷包里的银子，比里面的考生更心焦。

第三天一早，这些人便来了，左右无事，三三两两坐在贡院门口的大树下、台阶上，伸长了脖子向里张望。时近中午，本州本城的考生家人也来了，一时贡院门口挤满了人。人一年多，不免叽叽喳喳，吵吵嚷嚷，嗡嗡嚶嚶，像撞进了蜜蜂窝，不远处还传来几声狗叫。

贡院门口站着两个看大门的差役，将身边越来越多的人轰走。一个道：“走开走开，站远点。没见过这么没见识的人，挤在这里做什么呢？又不是粥厂施粥。你们这么吵吵嚷嚷，影响里面的人写字！”

另一人道：“赵二哥，跟他们这些人废话什么，说了他们也不会听进去。咱们哥儿俩干这个差事十来二十年，每过三年就要站这么一回，这上下怕站了七八回了，从没见过中午前就有人交卷出来的。这些人等也白等，让他们着急去吧。”

那赵二哥道：“可不是吗？谁不想抓紧最后关头多写几个字。喂，你们，出去逛逛再来，时候还早呢。”他朝下面的人

说话，可惜没一个人理他。赵二见劝说无效，也不再多说，转头和同伴说话：“哎，马六，你说，他们都写些什么？写写写，要写三天！”

马六瞪眼道：“你问我啊？我怎么知道。”听得不远处那狗吠声越叫越凶，不耐烦地说道，“呸，不知哪家的狗，也不管管好，乱叫乱咬，给它吵死了。”

正说着，从里面出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童生，瘦瘦小小，一脸精灵之气，手提一个篮子，悄悄掩至二人身后，猛地大叫一声。看赵马二人惊愣地一跳，得意地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吓了一跳吧？二叔，六叔，在说什么呢？”

赵马二人一见这少年便弯下腰，笑嘻嘻地拍了拍胸口，假意道：“一颗心要被你吓成两瓣了。葛少爷，这么早你就出来了？出的什么题？难吗？”

葛姓少年道：“不难。题目是‘孟子反不伐义’。”

那二人瞠目道：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葛姓少年笑笑，道：“也没什么意思。对了，看见我家的陈聋子吗？”

赵二道：“没瞧见。可能还没来吧，他大概想不到少爷会这么早出来。你是第一个出来的，真了不起。”说着跷了跷大拇指。

马六道：“那当然。这是咱们‘南海神童’呐，谁能比得上？他们啊，”嘴朝里面努了努，“只怕收卷子的人到了眼门前，还要再写两个字呢！”

葛姓少年听他说得有趣，又笑了起来。

别的考生家人见有人交卷出来，一窝蜂围上来，七嘴八舌问个不停。葛姓少年也不知听谁的好。

赵二、马六神气活现地说道：“走开走开，别纠缠人家葛少爷！”

正乱着，一阵狗叫声在耳边响起，一声叫得比一声响。那声音听上去凶狠异常，众人都转头去看。

只见大路的东头有两条狗追着一顶轿子，边追边“汪汪汪”地叫。两只狗一黄一黑，都又瘦又长，身上皮毛纠结打块，全身上下脏兮兮的，也不知是些什么东西粘着，上面还飞舞着几只苍蝇。

被狗追逐的是一顶四人抬的轿子。四个轿夫抬了轿子跑得飞快，但重轿在肩，再快也有限。任他们四个人八条腿脚不沾地地飞跑，仍摆脱不了恶狗的追击。

旁观的人群中有人高声道：“别跑别跑，你越跑狗越追，快站住拿块石头打它。”话音未落，便有人拾起石头照狗打去。谁想那狗异常灵活，一个转身避开去，朝石头来的方向狂

吠不止。两只狗四只眼睛都是血红血红的。

有人惊叫道：“哎呀，不好！这是那边垃圾堆上的两只疯狗，见人就叫。也不知是哪家人家不要了，扔出来的。这狗还有个毛病，专咬外乡人。前两天有个道士也差点被咬。后来那道士拿出一把明晃晃的剑来，舞了两下，这两条狗才夹着尾巴逃了。”

围观的人群本想打狗取乐，一听说是疯狗，马上四散开去，离得远远的。

又有一人道：“去找根棒来，狗怕棒。”一时间到哪里去找根棒？有聪明人便道：“轿杠，轿杠就是棒！”

轿夫得人提醒，便放下轿子取轿杠。这一停，狗已追了上来。最后一名轿夫落在后头，竟被那黑狗咬住了小腿。那轿夫痛得大叫，立刻摔倒在地。他这一倒地，那轿子也跟着倾侧，轿中的人当即不满意地哼了一声。

别的轿夫忙扶起轿子，问道：“大人，没摔着吧？”

就只差这一眨眼的工夫，黑狗已撕下那轿夫腿上一块肉来，一口吞下。那轿夫痛得大叫一声，晕了过去。

黑狗这一尝到腥，狂性更是大发。一纵身前腿高举，后腿直立起来，竟比一个人还高。那黑狗的前腿搭在那轿夫肩头上，一张口便要向轿夫的咽喉咬去。一旁的黄狗闻到血腥味，

也是兴奋不已，左冲右突，伺机下口。

这一切都是一瞬间的事，眼看那轿夫便要命丧狗嘴，旁人惧怕疯狗凶狠，都不敢靠近，只是捡了石块朝狗扔。站得远了，那准头也就难说了。

就在黑狗牙齿就要咬住轿夫脖子之际，一根木棒伸进了狗嘴里，一口锋利无比的尖牙尽数咬在那木棒上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伸入狗嘴的棒头被咬得粉碎。

趁这工夫，别的轿夫把受伤轿夫从狗身下拖出，移至一边。

再看那狗，已与一个少年斗在了一起。原来刚才间不容发之际，葛姓少年飞扑到轿前，抽出轿上轿杠，如箭般射向狗嘴，救了轿夫一命。

到嘴美食被人夺走，黑狗如何甘心？一扭身朝少年扑来，张嘴便咬。

那葛姓少年不过十二三岁，身量还未长足，比成年人矮了一大截，更兼形体瘦弱，如何是那两只恶犬的对手？旁观众人都替那少年担心，纷纷叫那少年躲开。

少年充耳不闻，手执轿杠横扫过去，杠端被咬破后形成的木刺扫到狗背上，拉下一片狗毛。这一杠出去迅疾如风，身形却凝若泰山，竟是一招“顺水推舟”。原来这葛姓少年身负

技艺，怪不得不怕恶狗。众人吁出一口气，抄起手来观看少年斗恶犬。

那黑狗吃痛，跃起来在空中一个转身，亮出爪子便向少年眼睛抓去。而一边的黄狗也从旁夹击，冲上去咬少年的腿。旁观众人又开始替他担心，有人叫：“小心黄狗！”

少年也不惊慌，轿杠一竖，上打黑狗，下挑黄犬，一招双击。黑狗头上被打，落下地来，黄狗腰间被挑，后胯向上翻起。两狗在离地一尺左右撞个正着，“嗷”一声叫，音带痛楚。这一棒双打有个名目，叫做“牵牛挑担”，用的是牵牛星化身的牛郎挑了一双儿女，上天去追织女的故事。名字虽雅，故事也好听，招数却厉害，直打得两只狗晕头转向。

少年乘胜追击，高举轿杠猛地一劈，一招“秦王鞭石”打在黑狗背后，“啪”的一声，轿杠断为两截，黑狗着地连打几个滚，这才伏地不动了。

黄狗惶惶大叫，声音中满是惊恐愤怒。只见它前肢踞地，后肢下蹲，眼露凶光，口角流涎。少年为它凶恶的眼神所慑，竟不敢转身去取另一根轿杠。

少年将手中半截轿杠用“玉女投梭”之式，尽全力向黄狗扔去。黄狗自知危险迫在眼前，也是灵动异常。后腿一蹬，身子已蹿出，避让开飞来的木头，趁势连跳带跃，人立起来，

向前扑去。一时间长长的吻部、尖尖的犬牙、血红的眼睛、恶臭的口气都扑到了少年的面前。

少年手中没了可防御攻击之物，只得空手而上。他手上“推窗望月”，双手推出抓住黄狗上举的前爪，脚下“隔山踢牛”，飞起一脚踢向黄狗腹部。只是脚下有狗绊住他迈步，手上有爪妨碍他出招，因此只能各出两个半招。没想到误打误撞，这临时凑成的“推窗踢狗”竟然威力奇大，左一脚右一脚都踢在黄狗腹部。不多几脚，黄狗已一命呜呼。

少年扔下手中死狗，拍了拍手。旁观众人欢声雷动，盛赞少年英雄了得。三个轿夫也上前道谢。

少年双手乱摇，道：“没什么没什么，你们的那个同伴受了重伤，还是尽快去看大夫吧。”

轿夫给他一言提醒，忙对轿中人道：“大人，霍阿四伤得不轻，要不要去找个大夫看看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那就去吧，还等什么？”

轿夫又道：“那轿子谁来抬？”

轿中人不耐烦地说道：“这里站了这么多人，随便叫两个就是了。”

轿夫忙道“是”，分两个人抬了霍阿四去了，又问有没有人愿相帮抬一抬轿子，多多给钱。

葛姓少年见诸事已毕，转身欲走。忽听轿中人道：“这位少年，请留步。”说着从轿中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白面官员，脸带微笑，正满怀兴趣瞧着自己。

葛姓少年瞧他服饰，是个五品官，便行下礼去，道：“大人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
那官员见他年纪虽小，却是眉清目秀，言语得体，礼貌周到，更兼身手不凡，对他十分喜爱，问道：“你多大了？”

少年道：“十二了。”

那官员赞道：“好！好！常言说得好：自古英雄出少年。真是一点不假。才十二岁，就有这样的身手，不容易啊。你这身功夫是谁教的？”

少年道：“学生的武艺师傅是琼州府的捕快班头雷又霆。”

那官员点点头，道：“这个雷又霆是罗霄山的张老拳师的弟子吧。你资质很好，学张老拳师的功夫像这样已经到头了，要想再有进展，还得另找名师啊！”

葛姓少年听他一言，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，道：“大人说的是。雷师傅也对学生这样说过。”

那官员道：“是啊，千里马易求，而良师难求。看你打扮，是个童生，怎么，刚考完出来？”

少年道：“是。”

那官员道：“这会儿就交卷了？文武兼修，更是难得。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葛姓少年道：“有劳大人垂询，学生姓葛，草字如晦。家父琼州府通判葛有岭，是万知府的下属。大人如识得万知府，向万大人一问便知。”

那官员微微一变色，道：“葛有岭。”旋即如常，道，“哦，原来是‘南海神童’。我刚到琼州就听人说起过，没想到今日有此巧遇。”

葛姓少年葛如晦自小听这些言语听得多了，也不以为意，道：“大人过奖了，大人有事请先行，学生告辞了。”说完行了个礼，回到贡院门口，捡起篮子，和赵二、马六又说了些话，仍不见陈聋子来，只得快快回家。好在葛家就在城内，离贡院不过半个时辰的路，走不多时就到了。

到家一看大门紧闭，不觉心头有气。心想我今天考完，你居然不来接，好你个陈聋子！别看葛如晦在外面人模人样的，回到家来也是个小霸王。这小霸王抬起脚来便踹门，嘴里骂道：“陈聋子，快开门！大白天的关门做什么？你个死聋子，当心我拉你耳朵！”

正骂着，陈聋子来开了门。葛如晦一见他垂头丧气的样

子就来气，又骂道：“你真聋了，这么半天才来开门，也不去接我。死样怪气的干什么？赌钱赌输了？”

陈聋子并不真聋，只是有点耳背。小主人常跟他真真假假地发脾气闹着玩，他也不以为意。这时听小主人说起，才想起是考完回家的日子，忙道：“该死该死，我忘了去接你。”看看葛如晦一身乱糟糟的，问道：“你是考试还是打架？怎么脏成这样？”

葛如晦一听他问，马上眉飞色舞，道：“我考完出来打死了两只狗！”看看陈聋子有些心不在焉，问道：“怎么啦？你不想听？”

陈聋子不答，打了盆水给他洗手，又拿件干净衣服给他换，压低声音道：“老爷被贬了官，正在屋里病着。你小声些，别吵着他。”

葛如晦一听大惊，忙奔到父母房前，待要叫母亲，又怕吵着父亲，便噤起嘴“吱吱吱”叫了几声。

葛夫人一听就知是儿子在叫，轻轻移步出来。见了儿子，再怎么愁肠百结也露出笑容，言道：“回来了？考得怎么样？肚子饿不饿？叫陈聋子给你做点什么吃的？”

葛如晦道：“妈，我听陈聋子说爹被贬了官，是真的吗？”

葛夫人一听儿子问这事，着实烦恼，皱眉道：“这陈聋子

也是,听到风就是雨,要他瞎说什么。”

葛如晦见惯母亲避重就轻的说话方式,恼道:“妈!”

葛夫人道:“爷们在外面做的事,我一个妇道人家在屋里怎么会知道?只听说是知府说的,你爹贪污了上边拨的救灾粮款,要革职查办。你爹一急就病了。在床上躺两天了。你又不在家,叫我一个人怎么办才好?”说着便哭了起来。

葛如晦知他母亲一生锦衣美食,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。自己虽然聪明,终究年幼,难当大事,便道:“请白叔叔来帮忙好不好?上次来信说在儋州要住上一阵,这时可能还在。”

葛夫人一迭声道:“我怎么没想起他来?你快写封信,马上叫陈聋子送去。”立时三刻叫来陈聋子,吩咐道,“你务必亲手将信交与白叔叔,叫他跟你一起来。一定要来。”

陈聋子揣好信,匆匆吃了碗饭就走了。过了两天,果然请了来。这白叔叔是葛如晦的表叔,葛有岭的表弟,叫白于冰,性喜游山玩水。恰好表哥在琼州做官,便到海南来玩。去年在葛家住了好一阵子,和葛家上上下下都合得来,葛如晦尤爱听他说三山五岳的神奇风光。这时家中有难,第一个便想起他来。

白于冰一来,葛家有了主心骨,葛有岭的病也一天好似一天。这天一家三口加上白于冰正在聊天,忽听门外鞭炮声

响，闹嚷一片。

葛夫人道：“不年不节谁放鞭炮？还是谁家娶新媳妇？要不就是搭台唱戏？陈聋子，陈聋子！”想叫陈聋子来问个明白。

正叫着，陈聋子已跑了进来，满脸的喜气，高声道：“老爷，夫人，大喜大喜！”

葛夫人一下站了起来，问道：“可是老爷没事了？”

陈聋子喘口气道：“不是老爷，是少爷，少爷考中了！”

一家人顿时喜笑颜开，迎出庭去。果然两个报子拿了大红喜报，满脸堆笑，见了葛如晦道：“恭喜哥儿，中了乡试第一甲第一名。”将喜报交给葛如晦，对葛有岭道：“葛大人，令郎不愧是‘南海神童’，第一次入乡试就考中了一甲一名。我送了这么多年的喜报，十二岁的秀才这还是头次遇上。将来中状元做高官是指日可待的了，咱们海南岛第一个状元公看来是要出在贵府了。哈哈哈哈哈，令公子中了秀才，皇恩浩荡，葛大人的冤屈不日当可洗清了。小人要先向大人讨一杯喜酒喝了。”

葛有岭笑着谢道：“多谢吉言，多谢吉言。事情如真能像贵使所说，葛某人一定请两位喝酒。这些小意思，两位先拿去喝杯茶，到时再请二位来喝酒。”从白于冰手中接过二十两